

主对召会生活之实行的恢复

读经：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三章九至十一节。

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身体，为着祂的彰显

圣经清楚的启示，神的心意是要为祂自己得着一个身体，就是召会。（弗一 22~23。）为着成就这个心意，（三 9~11，启四 11，）神创造了万有，其中包括按着祂的形像所创造的人。（创一 26。）神要借着神圣的生命，在人中间为基督得着一个身体。神创造人之后，就把人放在园子里，放在生命树前。（二 7~9。）祂这么作的心意是要人吃生命树，从而接受神自己作人的生命。但是，人不但没有吃生命树，反而受了撒但的引诱去吃了知识树上的果子，因此人堕落了。（三 1~6。）因着人的堕落，就需要救赎，使人从堕落的光景中被恢复。（罗三 24，弗一 7，彼前一 18~19。）虽然人堕落了，神的心意还是要产生一个身体，为着祂的彰显。

召会的堕落

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浇灌下来，召会作为身体、新人就产生了。（徒二 2~4，林前十二 13，弗二 15~2。）但是，一个个世纪过去，召会逐渐堕落了，成了一个宗教，就是众所周知的基督教，或基督教国。早期召会的特点，就是一切真实的事物，都开始失落。到了第六世纪末，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制度完全形成的时候，召会已经堕落到了极点。从第六世纪到第十六世纪这段时间，是召会最黑暗的时期。在人类历史上，这个时期被称为“黑暗时期”。神在祂的圣言中所启示的一切真理，几乎都失去了。不过，神是不可能被击败的。我们可能耽延祂一千年，但是对神来说这只是一天。（彼后三 8。）这是因为神是永远的，不受时间的限制。（诗九十 2，罗十六 26。）

召会生活的恢复

第一阶段—在新生铎夫带领下的摩尔维亚弟兄们

在十六世纪神兴起了路德马丁（Martin Luther）和其他人，开始恢复圣经中失去的真理。但是，召会生活的恢复一直到了十八世纪才开始。在此之前有罗马天主教，有像路德会这样的国教，还有像长老会这样的私立教会。后来主兴起了许多良心清洁的信徒。他们受到罗马天主教、国教和私立教会的迫害。新生铎夫（Zinzendorf）伯爵在萨克森（Saxony）有一片产业，就在那里收容了一些受迫害的人。因为背景不同，这些信徒之间有很严重的分裂。新生铎夫帮助他们摒弃差异。在一七二七年八月一次擘饼聚会中，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因着圣灵的浇灌，他们就打发很多传教士去国外。后来他们被称为摩尔维亚弟兄们。但是，他们没有清楚的看见基督身体的异象。

第二阶段—借着英国的弟兄会

大约一个世纪以后，主借着格罗夫（Anthony Norris Groves）和达秘（John Nelson Darby）的带领，在爱尔兰和英格兰兴起了弟兄会。这是在摩尔维亚弟兄们之后再次实行的召会生活。郭维德（Robert Govett）的学生潘汤（D. M. Pantou）说，弟兄会的运动及其意义远超过宗教改革。弟兄会比较隐藏，他们为主作工的时候不喜欢有任何宣传。在他们最兴旺的时期，属天亮光如潮水涌入，圣经中的许多真理都揭开了。他们中间兴起好几位大教师。根据我的估计，基督教基要神学里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来自于弟兄会的教导。司可福（C. I. Scofield）博士就是一名优秀的弟兄会门生。他在串珠圣经和圣经函授课程中所写的内容，有将近百分之九十都是采用弟兄会的教导。但遗憾的是，弟兄会囿于道理的范围。弟兄会开始了三十年之后，分成三个主要的派别：闭关弟兄会、公开弟兄会、和牛顿（Benjamin Newton）所带领的团体。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弟兄会又分成了几百个派别。

第三阶段—在中国，在倪柝声的带领下

在弟兄会被兴起之后大约一百年，因着他们中间的分裂，主被迫到中国，开始了由倪柝声弟兄带领的第三次召会生活的实行。我在一九三二年遇到倪弟兄，一九三三年开始在上海和他一起作工。倪弟兄第一次实行召会生活的尝试失败了。倪弟兄是于一九二二年在他的家乡福州开始召会生活。两年之后，他被六位弟兄革除。他离开福州之后，出版了“基督徒报”。这份报总共出版了二十四期。倪弟兄用了好几期来阐明启示录前三章，暴露出基督教堕落的情形，并且揭示正确的召会生活。一九二六年底、一九二七年初的时候，倪弟兄在上海重新开始召会生活。倪弟兄说，欧洲和美国的“地”已经被分裂的情形破坏，主不得不在中国有新的开始；他称中国为“处女地”。

由倪弟兄所带领的是召会生活第三次的开始，我们不应该以为这次与新生铎夫和达秘所带领前两次召会生活的开始是分开的。倪弟兄读过许多早期基督徒的著作。他站在英国弟兄会的肩上，而英国弟兄会则是站在摩尔维亚弟兄们的肩上。倪弟兄用弟兄会诗歌本中的一些诗歌，编成了我们中间最早的诗歌本，称为“小群诗歌”。从大约一九三三年开始，中国召会生活的实行开始不同于弟兄会的实行。我们中间的实行比弟兄会的实行更为丰富，正如英国弟兄会的实行比摩尔维亚弟兄们的实行更为丰富。那时没有人想到要离开中国，把主的恢复扩展到海外。我们以为恢复会借着书报得以扩展，并由美国传教士带到美国。最后，出人意料之外的，主带领我在一九六二年搬到美国，把主的恢复扩展到西方世界。

绝对为着主的恢复

我们不应当认为，我们在作的是寻常的基督教工作。主恢复的工作绝对不同于任何其他基督教工作。我们必须绝对为着主的恢复。这恢复站在身体一的立场上，自然就定罪了基督教分裂的光景，基督教因此批评主的恢复。我们虽小，但我们作的不是一个小的工。

要完成主的恢复，我们需要几件事。首先，我们需要建造在一起。为了建造，我们必须聚集在一起。我们若分散，就无法建造在一起。我们也需要活出最高的人性生活。我们的行为举止必须达到最高的标准。如果我们在职，就当忠实尽力。这将是一个强的见证。我们也需要在非拉铁非的原则里彼此相爱。（启三 7。）我们的爱不该只是寻常之人的爱，乃该是在我们人的爱中彰显出神圣的爱。我们彼此相爱就会让世人看见，我们是一班特殊的子民。（约十三 35。）最后，我们一起活在召会生活中，需要将一切都放在祭坛上。凡我们所是和所有的，包括我们的职业、钱财、婚姻，甚至我们的性命，都必须为着这恢复。我们需要绝对为着主的恢复。